

24

母以子贵

儿子的婴儿期教育



作者 徐向林

张鹏程把关婉馨拉到自己身边，说：“婉馨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中这小姑娘的招儿了。你在北欧时，我应歌舞团之邀去看演出，结束时，他们团请吃饭，韩雪是歌舞团的主角，也陪坐。她的酒喝多了，央我送她回家。到了她家后，她却没醉，勾住我不放……”

关婉馨盯着张鹏程的眼睛，他眼神镇定，不像是撒谎的样子，就没有开腔。张鹏程继续说：“不管怎样，我对你的爱是真心的。”

“你是‘博爱’吧？”关婉馨醋意十足地反问。张鹏程用调侃的口吻说：“像我这样的优秀男人，没有女人爱才反常呢，你不是也被我俘获了吗？”他把关婉馨往怀里一搂，说：“婉馨，别生气了，咱们好长时间没亲热了，今天晚上我就交给你了。”

一个月后，关婉馨的“好朋友”没来，还开始有恶心的感觉，她知道自己怀孕了，而肚子里的孩子正是自己与韩雪、张鹏程二人叫板的“筹码”。有一次，她心血来潮，约张鹏程到湖边别墅，张鹏程依然借口开会不来。关婉馨爬上高楼，对着电话吼道：“张鹏程，我就站在青州最高的楼上，如果你不来看我，你今生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”

张鹏程不悦地说：“关婉馨，你吓唬谁呢？”关婉馨冷笑一声道：“我肚子里有你的孩子，你看着办吧。”

听说关婉馨怀上了孩子，张鹏程又喜又忧，他的态度又一次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，立马答应了见面的要求。这次，关婉馨要与张鹏程最后摊牌。

张鹏程这次与关婉馨见面似乎是旧情复燃，他对关婉馨呵护备至，还把耳朵贴到关婉馨微微隆起的腹部，去听婴儿的声音。这样的情景对关婉馨来说并不

陌生，她想起当初怀上刘翊时，刘远征也是这个样子，不由得百感交集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。

张鹏程与关婉馨温存了一阵后，一边抚弄着关婉馨的秀发一边说：“婉馨，只要你给我把孩子生下来，你提什么样的条件我都答应你。”

关婉馨想想心中的委屈，酸楚万分，她挑衅地说：“那好，我要你与曾碧秋离婚，把韩雪那个小妖精调离歌舞团，发配得远远的，以后再不见她！”张鹏程一阵苦笑：“婉馨，第一条我是无论如何也答应不了的；至于韩雪嘛，我倒可以答应你不再与她见面。”

关婉馨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你的官当得越大，嘴也越大，我知道管不住你的人，更管不住你的心。唉，谁叫我摊上你这个‘冤家’呢！我倒有个想法，我想移民到北欧，在那里把孩子生下来，以后你要是想着我们娘儿俩，可以随时去看我们。不过，投资移民需要一笔钱。”

张鹏程沉吟片刻后说：“这倒是个好办法。这样吧，你暗示一下邱小可，市政府对面有一块地，如果他感兴趣，我可以想办法拿给他，好处费你收着。不过……”张鹏程说到这里欲言又止。“不过什么？”关婉馨追问。“没什么，事不宜迟，你明天就去找邱小可。”张鹏程掩饰性地点燃了一支香烟。他不想说，关婉馨也不好再问。

第二天，关婉馨见到邱小可后，才知道张鹏程没说出来的“潜台词”，原来，韩雪和张鹏程好上的事，邱小可可是第一个知道的。他感觉关婉馨已是明日黄花，因此又傍上了韩雪。至于那块地，邱小可早就盯着，并且将好处费许诺给了韩雪，而韩雪找张鹏程时，张鹏程已作为人情给了她。

关婉馨弄明白咋回事后，气得浑身发抖。她对邱小可嚷道：“邱总，你真是过了河就拆桥啊，现在我总算领教了什么叫奸商，什么叫‘利益共同体’，什么叫兔死狗烹！”邱小可倒一点也不生气，他嘿嘿地笑着说：“咱这也是没办法嘛，到哪座庙就得烧哪炷香。”

“好，我现在明确告诉你，张鹏程亲口承诺把这块地交给我来运作，你不感兴趣的话，要地的人多了。”说完，关婉馨装出往外走的样子。邱小可急忙拦住她：“我的姑奶奶，你咋见风就是雨呀，有事咱们坐下来慢慢谈。我倒是担心，你能搞定这块地吗？”

关婉馨傲气十足地拍拍肚子道：“她韩雪再妖，也没有这张王牌，这可是张鹏程留的种，你看着办吧！”

儿子只有几个月大，尚属“婴儿”阶段，妻子便常不自觉地以我为借口教育他了，如“乖点，否则爸爸要不高兴了”等。我在楼上的书房写作，妻子抱儿子到书房外的露台晒太阳，他一哭闹，就立即说：“你如果哭，我们就得走了，不能影响爸爸工作。”妻子这样说的时侯，我有一种模糊的快感，一定是潜意识中获得尊重的愿望得到了满足。但有一天，我忽然意识到，男性权威的形象就是这样在孩子的头脑中开始确立的。

无论男孩或女孩，在他们幼年时，父亲的重要地位便被确认了。父亲不像母亲那样从事家务劳动，他们的工作更重要，整个家庭要为父亲的工作“开绿灯”，父亲的喜怒哀乐是家庭的“晴雨表”。两性的不平等便以这种方式开始了。

我也对儿子进行过带有性别错误的婴儿期教育。

他6个月的时候，去医院打针，别的孩子又哭又闹，儿子却只是皱了皱眉头，这委实令我大跌眼镜，对他连声夸奖。那之后，我便会对他低语：“别哭，坚强些，爸爸为你骄傲。”现在想来，我岂不是在对孩子进行“男人应该刚强，不应该轻易哭泣”的性别角色教育吗？几千年来，男人为扮演这种角色已经付出了太多代价。哭泣是舒缓情绪的一种手段，是自然的生理现象，男人有着与女人一样的神经系统，为什么不能哭泣？

1999年6月底至2000年6月底，儿子从一岁成长到两岁。这一年，我们主要是在北京郊区那套大房子里度过的。

妻子仍是一天到晚陪着儿子，做全职妈妈。这段时间，我做了一份时尚刊物的主编。

家里住的是复式房屋，通往二楼的楼梯很陡。装修时，我最担心的就是楼梯，大人摔倒了都有骨折的危险，何况是小孩子呢？我想在楼梯口拦上一些东西，以阻止儿子向上爬，但妻子坚决反对。

妻子的观点是：你越阻止孩子做什么，他就越要去做，而我们是不可能每分每秒都盯着他的。因此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教给他如何去做。儿子八个月大的时候从奶奶家回来，一进门，他便对楼梯发生了兴趣。当天，妻子便开始认真地教他爬楼梯。儿子很快就学会了，把爬上爬下当成了游戏。前几天，我们还在一旁扶着他，几天之后就没有必要了，因为儿子已经能够相当熟练地爬上爬下。至今儿子都没有在楼梯上摔倒过。



作者 方刚

两岁那年的夏天，儿子看着妈妈切西瓜，又迷上了锋利的西瓜刀，哭着闹着要自己切。我们的观点是：在非原则性的问题上，尽量满足孩子的意愿，否则会使孩子产生挫折感，影响他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。于是，妻子将西瓜刀交到了儿子的手上，同时教他应该如何切。对于两岁的孩子来说，这确实很难把握，事实上，他根本无法稳稳地握住那把刀。看着他挥舞着刀向西瓜一下下猛砍，我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很快，刀成了儿子的玩具，他用它切西瓜，切所有能够拿到的东西，结果，不仅家里的瓜果让他切得不成样子，连馒头也被他切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。

再小心也没有用，有一次，儿子果然切到了手指，鲜血直流，哇哇大哭。这教育了儿子，从那以后，他还坚持玩刀，但总是自觉地把左手放得远远的，也就不存在弄伤自己的问题了。妻子总结：不要怕孩子吃亏，吃点苦头后，他更能学会保护自己，学会如何做。

小区的热水供应总是不好，我们家每天都要用热水器洗澡，于是，儿子又迷上了玩电热水器的插头。我们小的时候，家长是绝对禁止小孩子玩插头的，所以一开始，我们也是本能地阻止，但没有用，越禁止他便越要做，每天都要为这事哭好久。于是妻子改变了策略，开始教他如何接插头、拔插头。从那以后，烧热水便成了儿子的工作。从两岁开始，他每天坚持做这件事情，从来没有被电到过。同时，他爱劳动的热情也受到了保护。

副刊

电话：65233688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

洛阳人，看洛阳手机报

洛阳手机报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，总量占到了60%以上

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
联通用户发送短信712到 10655885 订阅，3元/月。不收GPRS流量费。